

一片叶子就是一片毛绒绒的时间（组诗）

□ 孙梓文

**草地**  
宁静的草地倾斜如一对翅膀  
它身上的花朵是色彩斑斓的装饰  
飞来一只蝴蝶  
似乎可以匹配这孤绝的美  
但接着飞来的另一只  
把草地，又还给了草地  
是什么传递着  
飞翔对停歇的迷恋  
风，无声地穿过了它们中间

**刀伤**  
蝙蝠的臂膀一扇  
人间就施了定根法  
二月倒春寒，又补上一刀  
你无言无语，  
像刀子上已经冷却的雪  
我是一棵尚待返青的树  
无休止的休止符，像失血的喊叫  
天空和鸟鸣，  
都是我绿色而卑微的刀伤

**流水帖**  
曼妙的身段  
有着来路不明的过往  
我常借她的一小段  
洗涤过重的尘埃，与苍茫

流水有着用不旧的身子  
每一朵浪花的尖叫  
都重新回到下一次沉默中

**年轮赋**  
线条隐于生命深处。  
不规则的圆弧  
是时间的变形，有着弯曲的思考  
箭矢的张力。不断扩张的直径  
是沧桑的容颜  
也是抵御霜雪的标尺  
一棵树原地不动，也有  
不动声色的轨迹在内心转动  
盖过风声，云啜，鸟鸣，雨露  
一棵树的年轮，约等于一条河  
泛起涟漪  
约等于一个人无形的声名  
往大了说，它就是整个宇宙  
白天给我们一颗太阳  
夜里又给我们一轮月亮

**春分词**  
其实，季节走到此处  
就可以歇一歇了  
我知道，太阳将会越来越霸道  
温暖的事物，我祈求你走得慢一些  
再慢一些  
就像我回到故乡  
高铁的马匹实在太快  
我缓慢的脚步，正好与春日的  
田野，势均力敌

**日历**  
当我数到三十七，三十八  
都没有停止的意思  
时间混沌，像我  
刚从梦里醒来  
依然骑着一匹白马，不肯下来

**停顿**  
一个城市从8:30开始  
到18:00结束；另一个地方  
从9:00开始，止于17:00停顿  
中间的时间仿佛与人一样  
仓促而急越，走在  
彼此看见彼此的轨道上  
其实我要说的，是破折号之外的  
时间。它们有着安详的面孔  
和孤独的步伐，像是自己走给  
自己的  
比如，早上以带露的风、雾和晨光  
比如，晚上以披纱的雨、梦和星月

诗歌

我不会与流水争夺它的停留（组诗）

□ 王林先

**我在山间建一座房子**  
我在山间建一座房子。  
采集石头、黄土、青草和树枝，  
采集羽毛、瀑布、炊烟和竹叶。  
父亲，我把房子建在  
大地收留你的地方。  
虫鸣，鸟鸣，黄叶不惊。  
微尘漂浮，落日照耀  
破碎的瓷片上古旧的血痕，  
是一道孤独的身影。  
父亲，我就这样建一座房子，  
再用泥土里翻出的骨头挖一口深井，  
深井收留落日，万物安宁。  
我在井栏边煮酒，灼烧瓦罐的文火，  
分明就是  
你给我的时光、天给我的明月，  
以及我自己的旧梦。

**我已经原谅你了**  
今夜有雨、有风、有叶落，  
我只有一盏昏黄灯光。  
在窗前，在老去的书虫上面，  
在几盆绿色植物的影子之外，  
酿出一汪淡淡酒香。  
红酥手、漱玉词、秋虫声声慢。  
过去只是未来的灰尘，  
落满几页脆薄的书签。  
我站在镜子面前看背后的黑暗，  
看自己渐渐模糊的脸。  
水光漫出大地，  
水光在黑暗高处升起，  
水光在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升起。  
我已经原谅你了：时间。

**我听见自己的呼喊**  
即使我听到一声呼喊，  
即使我听到又一声呼喊，  
即使我在内心呼喊，  
我还是会一如既往无动于衷。  
我守着一张桌子、一叠纸，  
一扇树影晃动的窗户，  
守着被车流冲刷的风、一阵雨，  
一段被灰尘包裹的城垣。  
我想向它们说话。  
我想向它们说话的时候，  
大地寂静如昨夜干净的星空。  
我听到一声呼喊，  
我听到又一声呼喊，  
我听见自己的呼喊。

**总有一些光亮可以喂养泪水**  
总有一些光亮可以喂养泪水，  
比如风吹过看过日出的一缕眼神，  
比如雾霾里叶子上抖落一滴露珠，  
比如大地涌起稻浪，我捧一坛老酒。  
你举起黄铜酒壶和一把镰刀，  
总有一些阴暗可以打开沉睡的眼睛。  
比如秋分之后草木欣荣，  
比如小桥流水星子坠入深井，  
比如天空生灵飞升：我泼洒一地明月。  
你纵声呼喊旷野寂然无声。  
闭上眼睛流泪，睁开眼睛看天，  
时间只是我们不得不信的谎言。  
如果在一场大梦之中幸存，  
光亮与黑暗都只是凋零背影。

**我不会与流水争夺停留**  
一些诗句过目即忘，  
就像一些诺言说出口就杳无踪迹，  
就像早年必须回答的某个问题，  
已经被平静的血液忘记。  
我不会与流水争夺看不见的停留，  
这个季节我像满身伤疤的野兽，  
像鳞光干涩的鱼。  
我喘息着将一首诗写完一半，  
并不知道有时最后一个字，  
会耗尽一生心力。  
你在高处孤独如天心月圆，

你从未死去或者复生。  
我也只是在浓墨般的夜里，  
无影无踪大醉一回。  
**这个早晨人类多么幸运**  
早晨，我活着，被风和鸟鸣惊醒。  
背叛的昨夜已经背叛了，  
出卖的昨夜已经出卖了，  
死亡的昨夜已经死亡了。  
我还活着，长舒一口气，一切再次诞生。  
我有阳光、风和鸟鸣，  
我煮水煎茶，回味海枯石烂的句子。  
我翻一本历史书，翻看一片银杏叶子。  
凋零是一种幸运，就像历史缝隙里的  
灰烬  
被我凌乱的阅读惊醒。我轻声读书。  
这个早晨人类多么幸运，  
不用赞颂背叛、出卖、杀戮和卑污的死亡。  
而我煮水煎茶，驯养文字服从内心，  
不用高声赞美并不存在的神灵。

**光芒**  
一片嫩叶握紧风的手指。  
我在山谷，树前转身。  
叶子张开双臂，  
腥甜的亮光哗哗流淌，  
露水在鼻翼间飞翔。  
被春风撕碎的梦飘满虚空，  
碎片上诞生千万只蝴蝶。  
山谷里所有树叶都长出翅膀，  
所有生长都是光在飞翔，  
颤抖的光揉碎时间新鲜的冰凉。

一条路焊接于另一条路，  
这大地的文身滑过时光暗影，  
有时微微颤抖，打开庄重的谎言，  
有时安静湿润，铺一道哀伤。  
陌生的一切并不亲近善良的臆想，  
没有人在路口等待诺言，  
等待瞬间与瞬间夹缝里的遗忘。  
把无法容纳的虚空还给虚空，  
在白天与黑夜之间建一座花园，  
让两三只鸟穿过云朵下巨大的光柱，  
带着我们的影子飞向最初的地方，  
并且，在到达的瞬间遗忘。

无边的光芒端坐在无边云朵上，  
我在遥远的山谷沉默，如旧年落叶。  
一片不会让春风带走的落叶形销骨立，  
每一条叶脉都有一道光的方向。

**花园**  
花园里，弯曲的骨头涂抹深重的影子，  
他们一言不发。土地松动，悄无声息。  
早烟味道像一只孤单的蚂蚁，  
在骨头的影子里消失。  
细碎的小白花晃动一万只水晶头颅，  
露水掀起浅浅波浪。  
一万只水晶船漂浮在虚空，  
你睁开眼睛就收下光芒。  
这是一朵花透明而盛大的航行，  
浅笑正好，随我一靠岸。

虞美人随意散落色彩的岛屿，  
金粉、灿红：火、喜悦和生长漫无边际。  
在清晨潮湿的大地上，  
虞美人是一个隐喻：  
色彩和光芒织就山谷厚厚的房顶，  
所有痴心和贪心在花瓣里沉睡，  
沉睡，等待欲念再次盛开。

鲁冰花举起深蓝的手指，  
在动荡的光芒里画椭圆的太阳。  
太阳边缘的风被摩托车轰鸣带走了。  
少年佩戴太阳的光圈飞奔，

再也不会回到原地。他更不会听见，  
光圈串起的风铃敲打金属的声音。

蜀葵和芙蓉张开宽阔的翅膀，  
一朵早开的花让花瓣层层退后，  
退到阴影里，像一张羞涩的面具。  
纤弱的花朵对强大的绿吐露人间芬芳，  
花蕊里的光芒喷薄而出，  
投射在未来无边的花海。

花园里，抽旱烟的人挥动锄头，  
光线在他们脸上叮当作响。  
他们弯曲的骨头满怀希望，  
一次次挖掘，  
泥土的黑暗，美好的细节。

**老去**  
在深绿的树丛中间居住着亡灵，  
坟墓隐藏在死去的草和  
正在生长的草之间，  
隐藏在光线之下浅浅的黑暗里。  
塑料花纸折射出沙沙响的风和光芒，  
它们悄悄说话。

灰色台阶铺在红色泥土上，  
大地古老的肉体发出新鲜气息。  
月季没有开花，尖刺像无法回避的现实，  
枝丫交错，安静就成为一疼痛。  
落叶翻身，带着灵魂的影子，  
一片片落叶随意翻身，  
被灵魂带走或者带走灵魂。  
我折一段汁液丰盈的树枝随手摇晃，  
轻声说走吧走吧。

油菜荚将稚嫩的银灰收集在一起，  
蓄积炸开身体献出内核的力量。  
一株残留的金黄还在慢悠悠开，  
在这些对未来一无所求的笑容面前，  
命运是个得了健忘症的疯子。

去年成熟的苦楝果停在草地上，  
半边接近光亮和干枯，  
半边坠入潮湿和黑暗。  
白发村妇走入花园深处，  
走向光线之外某个神秘的地方。  
我把半片饼干留给蚂蚁，  
轻声说走吧走吧。

**旧居**  
土墙坍塌在寂静的阴影里，  
残存的石头门框像一段现实的预言。  
石头旁边两所旧居像两枚腐朽的果壳，  
装满黑暗和霉菌潮湿的孢子。

我常常做关于旧居的旧梦：  
黑衣人端坐在果壳中心，  
一言不发或者翕动暗红的嘴唇祈祷，  
很久很久，直到被时间遗忘，  
他突然睁开眼睛，  
一道幽蓝的光芒穿透梦境，  
冰冷、坚硬，带着疼痛进入我眉心。

电闪雷鸣，冰雹倾泻。  
风裹住过去和未来，大火通宵不灭。  
太阳和月亮没有落脚之地。  
莫名的喜悦或者悲伤慢慢升起，  
在接近太阳和月亮之时，  
恐惧的外壳碎裂，  
落一地安静和亮光。

我不会做关于神灵的梦。  
神灵住在花园边小小的宫殿里，  
住在八个亭子之间的小路旁，  
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  
甚至看不清他们的脸色。

来自愿望深处的事物层层堆积  
堆积成神像背后神秘的阴影，  
时刻被他们的表情掩埋。